



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缘故，恐怕没有几个上海观众会关注到这位菲律宾导演。其编剧并导演的剧情长片《末日杀手》（On the Job），虽曾获得2013年韩国富川国际幻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，并脱颖而出获得富川长片奖，但这部121分钟的影片，并未曾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银幕上。

而出生于1961年的菲律宾演员乔尔·托雷，虽荣膺富川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，但国内影迷对这部电影竟然有如此评论——“电影侧重于四个男人的故事，他们两人为一组，主角是谁傻傻分不清。”还有——“主角太多，所以有点乱糟糟的感觉。”

原因何在呢？某种程度上来自观影感觉。这些在豆瓣电影或者1905电影网上发评论者，其观影感受大多来自Pad或者电脑屏幕，与在电影院暗黑中的一片大银幕所获得的视听感受，看似区别不大，实则有着云泥之别。比如一个长镜头，在影院大银幕上出现，观者屏息注视者众，而假若换在电脑上看，一旦镜头超过23秒，几乎无人会继续注视。说得极端一些——在这两种场域下观影，心率都几乎是不同的。

这次，埃里克·马蒂的电影《贪婪的代价》（Honor Thy Father），将参加上海电影节“一带一路”单元的展映。这部去年9月制作完毕即参加多伦多电影节的菲律宾影片，于去年晚些时候曾在菲律宾国内上映。目前的评论，褒之者称：“起承和结尾都好，就是后段转折有些拖沓。是一次较奇特的观影体验。教堂的戏都很好看。”而贬之者称：“故事简单而平淡，表现力差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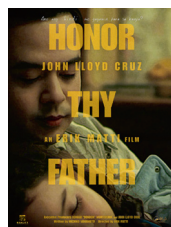
所幸，《贪婪的代价》比之《末日杀手》，毕竟能够登陆国内的大银幕，电影水准具体如何，观众自可有判断。而假若没有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一平台，国内观众基本上很难看到来自菲律宾的影片。正因为有了“一带一路”展映单元，观众还能够接触到另一位更具知名度的菲律宾导演——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布里兰特·曼多萨（Brillante Mendoza）。曼多萨的新作《塔克洛班的困境》（Taklub），是这位1960年7月生于菲律宾邦板牙省的电影人的一部新作，影片讲述遭受台风破坏一年后的菲律宾塔克洛班市和莱特岛上，人们如何恢复生活的故事。

与电影工业发达的好莱坞不同，与电影文化见长的欧洲片亦不同，甚至与拥有宝莱坞歌舞片、新兴文艺片的韩国都不同，菲律宾电影的

热带色彩浓厚，一些影片兼有美国西部片的味道，却素少为中国观众知晓。今年戛纳电影节上，荣获影后的正是菲律宾女星贾克琳·乔斯（Jacklyn Jose）。她在曼多萨执导的影片《罗莎妈妈》（Ma' Rosa）中演活了一个受警员贪污所害的穷妈妈，赢得了评委青睐，也因此成为菲律宾首位戛纳影后。从2007年的《丫丫叉叉》（Tirador）、2008年的《情欲电影院》（Serbis）开始，身材丰腴的贾克琳·乔斯就与曼多萨有过多次合作，此番终结硕果。

今年，菲律宾电影或许能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掀起一股清新之风——面对过度工业化制作的电影，包括菲片在内的“一带一路”展映单元，将可以彰显更为多元化的电影世界。除了菲律宾以外，前些年一度受到国际影坛追捧的伊朗电影人，亦带来了新作，比如以《阿巴丹》《男人做什么》等片获得欧美观众认可的曼尼·夏希希（Mani Haghighi），今次带给上海国际电影节《龙来了》（A Dragon Arrives）——这部含有超现实元素，被《好莱坞报道者》揶揄为“脑洞大开”的夏希希新作，讲述了一个“1965年伊朗总理遇刺”的故事。而现实社会中，1965年的伊朗，仍处穆罕默德·礼萨·巴列维国王执政的巴列维王朝时期，那一年根本没有伊朗总理遇刺事件。面对着“无中生有”的电影情节，亦有媒体赞美：“《龙来了》对伊朗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展望、对比和隐喻。”

在“一带一路”展映单元中，伊朗电影的数目最多。除了夏希希的新作以外，还有霍希（Saghafi Amir Hosse）导演的《变马的老人》、哈迪·默哈黑（Hadi Mohaghegh）导演的《长生不死》（Bardou）以及另一部影片由80后导演Reza Dormishian执导的《劫富帮》等。而中国导演霍建起



埃里克·马蒂的电影《贪婪的代价》将参加上海电影节“一带一路”单元的展映。



《罗莎妈妈》